

冯精志著长篇纪实之二

# 易儒

——记王立军



# 易 儒

——记王立军

冯精志 著

华夏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 新登字045号

易 儒——记王立军

冯精志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285千字

199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5080-0323-3 / I · 356

定价: 7.90元

# 目 录

绪 言 上帝是个数学家，华夏先民则是……	(1)
第一章	(11)
一、本书主人公：老北京里的老派人	(11)
二、清风巷中绵延不绝的清风	(16)
三、六甲术和《三国演义》里的左慈	(25)
四、太乙术和《三国演义》会的管辂	(33)
五、超脱之原：做个收音机“显大包”	(37)
六、老镖局一锤定音	(43)
第二章	(51)
一、梦境被“破四旧”捣破了	(51)
二、抄多少老书就存下多少老学问	(58)
三、旧天桥的卦摊先师指点迷津	(64)
四、死背：数术歌诀或称数理模型	(71)
第三章	(80)
一、晾鹰台故址拜了头一位师傅	(80)
二、差别：大叶杨、假“黑背”、蜜蜂和人	(89)
三、古希腊的本原说与老子的“道”说	(98)
四、唯物主义的“天意”	(108)
五、最古的法子：五十根草棍	(118)
六、对历法的模拟和对勾股定理的证明	(125)
七、果树暴露了上苍的秘密	(132)

<b>第四章</b> .....	(142)
一、进了红卫旅馆的“写作班子” .....	(142)
二、从糖醋瓦块鱼到版本目录学.....	(150)
三、“批林批孔”中得六壬术真传 .....	(157)
四、神游：从《镜花缘》飞入天际.....	(164)
<b>第五章</b> .....	(177)
一、从“挺儿”进入一个老头世界.....	(177)
二、相术和树术谱系学.....	(184)
三、师傅间的“转会” .....	(192)
四、末茬名儒们的反省.....	(200)
五、三千年研磨方榨出的一点汁液.....	(210)
<b>第六章</b> .....	(218)
一、命理：屈从神道规范而反对各类神祇.....	(218)
二、思维之谜和语言之谜.....	(225)
三、二十八宿和紫微斗数.....	(233)
四、占星术与非惯性相对时空.....	(244)
五、“体态语言”之类与八卦气质.....	(252)
六、八字漫议：进入大一统循环的起点.....	(259)
七、从孤本奇书受到的启发.....	(269)
八、王氏紫微斗数简易排盘法.....	(276)
<b>第七章</b> .....	(297)
一、从望气法、三脉法到遥测法.....	(297)
二、法号至福：龙门派二十一代传人.....	(306)
三、追索遁甲活盘：寻求最简易的排盘法.....	(316)

四、“气”即自然界四种力的统一体 .....	(328)
五、绝活：排演俱在指掌之间 .....	(335)
<b>第八章</b> .....	(344)
一、授课体会：唯独中国人摸到了“数” .....	(344)
二、海南岛占验及“上帝造人”的构思 .....	(352)
三、易数比数学更接近“老头子”的秘密 .....	(366)
<b>尾 声 又是展望</b> .....	(377)

## 绪 言

上帝是个数学家，华夏先民则是……

自然界的内在逻辑符合人类头脑的内在逻辑，这就是自然界为什么可以被理解的原因。

——康德

我们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叫王立军的人对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具体写到他之前，有必要先看看他所研究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有价值的。

我们先举一个数学史上著名的黄金分割的例子。它最初是个几何问题，因此我们只有从古代希腊谈起。纪元前，埃及和巴比伦的各条知识之流在希腊汇合，并且在那里由欧洲首先摆脱蒙昧状态的种族加以过滤和澄清。几何学就是其中的一端。亚里斯多德甚至认为，希腊精神的最成功的产物就是几何学这门演绎科学。

“将线段分为两段，使长段为全线段和短段的比例中项。”这是古希腊数学中许许多多的线段按比例分割问题中的一个，最先由欧多克斯(约前 408—355)提出并解决。相传那是

一个薄雾刚刚被阳光驱散的早晨，万籁俱寂。这个年轻的数学家蹲在河滩上，用树枝在河边的泥土上划着。阳光下，灌木的叶簇和白柳闪闪放光，鹤鹑蹲在树干上，摇着尾巴，望着忘掉了一切的欧多克斯。在这个早上，他从一个加辅助线的图中得出了一个方程。解方程，线段比例中项的截点位置在  $\frac{\sqrt{5}-1}{2}$

$a \approx 0.618a$ （ $a$  为线段长度）。后来，大名鼎鼎的欧几里得将这一问题收入了他的《几何学原本》之中，并称此为“线段被分成中外比的定义”

一晃，两千年过去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全才人物达·芬奇登场了。达·芬奇之所以能在广泛的领域取得广泛的成就，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所评价的，是由于他对造型艺术的掌握使他以不寻常的观察接近自然。这个以超人的想象力描绘统治自然的原始力量而著称的人，一眼认准了《几何学原本》中的线段中外比定义，并将其称为“黄金分割”。这一改名表达了中世纪的达·芬奇以深邃的哲理和逻辑思维接近了自然的本原规律，看出了 0.618 显示着自然的前定和谐。

事情顺延到了眼前，一九九〇年三月的一天，经《中国建材报》的记者赵捷同志联系，我到国家建材总局拜访来此办《易经》研讨班的吴漱泉先生。

吴先生来自湖南长沙，七十多岁，钻研了几十年《易经》，很有些独到见解。我在湖南当过兵，深知湖南人有股子不服软的倔劲；认准了一个理儿，谁要有异议，非争出个高低上下不可。吴先生长期坎坷，这股子脾气却不曾磨损。我此行的目的是想讨教几个易数方面的问题，谈了没几句，吴先生象是为了捍卫易数的客观性，从桌上拿过来一部《易经》。此书象是清末民初的版本，又黄又旧，且已被他翻烂了，裱糊补贴之处很多。他信手翻到一页上，指着一张图，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



“你看这是什么？”

我偏头辨认了一下说：“洛书。”

他又指着洛书的最下面一行说：

“我国的书籍和数图自古就是从右往左读。你从右往左读，洛书下面这行的三个数是什么。”

经吴先生提醒，我才头一次注意到这三个数的组合，在骤然间揣摩到这种组合的非同一般的意义时，心里也升起一派迷茫，竟一时没说出话来。

4	9	2
3	5	7
8	1	6

“娄(六)腰(一)巴(八)呀！”他振奋地放开嗓门：“这就是黄金分割呀！”

我当时暗自思忖，黄金分割是 0.618，而这三个数是六一八。毕竟不尽一致，这里大概有巧合的成份。

吴先生四处讲《易经》课时，估计不是头一回面对我这类疑惑了。所以，尽管我没吭气，他也能看出我的疑虑何在。于是又进一步说道：

“洛书每个边代表着几？我国自古视为一。在一条边上的娄腰巴是几？就是零点娄腰巴。”

这一说明让我服气。因为莫说我国古代，在欧几里得的《原本》中对线段中外比的证明，用代数方法表示出来，其线段长度就是设为一个单位  $a$ ，所以黄金分割的截点处为  $0.618a$ ，即  $0.618 \times a$ 。

黄金分割的此番“撞车”应该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倒退两千多年，回到欧多克斯证明中外比的那个宁静的早晨的平静的河滩上去。从《原本》上所反映出的他的证明过程，确实是逻辑思维所主导的严密的演绎科学的产物。达·芬奇对这一成就的推广，在更大程度上着眼于它体现着完美的逻辑关系。至于黄金分割法日后的广泛应用，更是半步不离演绎和归纳的框架。把历史再回溯一截，倒退到三四千年前甚至更古老的年代，在华夏的先民提炼洛书的严夏寒冬中，创造逻辑思维体系的古希腊学者们尚不知在何处，几何学也不知为何物，但就是我们的先人所创制的洛书中，亦同样包含着黄金分割。这个事例的真正动人之处，尚不在于它说明了东西方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接近真理，也不在于它说明了接近大自然本原的事物迟早会殊途同归，而在于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印证了洛书的伟大的超前普遍意义。正由于它既是超前的，又是普遍的，所以才能把在它之后产生的凡能说明天地万物和谐的局部规律统统容纳到自己的体系之中，并在自己的某个触角中再现这些局部的规律性认识。

如果对这一说法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不妨再举一个圆周率的例子，我们仍要从好些好些年前说起。

圆周的长同它直径的比是一个常数，称为“圆周率”。现如今，用希腊字母 $\pi$ 来表示。可在上古时，人们还不知道“ $\pi$ ”为何物时，便已懂得这个道理。谁要想知道一根圆木的直径，用根绳子箍着圆木量一周，拿周长除以三就齐了。当然，这只是个大估摸的数字。那时，世界各地恐怕都是这么胡对付的。而在后来，我国古人则一气儿在世界上拿了个“三连冠”。早在汉代，经学家兼数学家刘歆，所用的圆周率为3.1547。这个数在今天看来糙得要命，但却是世界上第一个不同于古率 $\pi=3$ 的数值。稍后，魏晋间大数学家刘徽在所著《九章算术注》中提出

了用割圆术来计算圆周率的方法。他正确地计算出圆内接正192边型的面积,从而得到 $\pi=“3.14”$ ,又计算出圆内接3072边形的面积,得到 $\pi=3.1416$ 。公元五世纪,南朝宋齐间科学家祖冲之,经过长期研究,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不仅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而且这一成果竟比欧洲早了一千多年。

我们知道,圆周率又被称为祖率。刘歆、刘徽,尤其是祖冲之,给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数学史上很是争了口气。我这里放着一本《十万个为什么》,上面不无荣耀地写道:“推求圆周率这一工作的光荣,应该归于我们的祖国——中国”!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国古人对数学史的贡献,不是象有的书上所说的那么巨大,但为什么偏偏在 $\pi$ 值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取得突破?有的读者可能会说了,古人脑瓜好使呗。既然脑瓜好使,为什么除圆周率及其他少数成果外,数学上的绝大多数成果让别国的数学家抢了个头牌呢?看来这里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还是在那次会见吴漱泉先生时,吴先生拿洛书对我说“娄腰巴”之后,又从他那本破旧的《易经》上翻出了河图。他用手指点点河图,偏头对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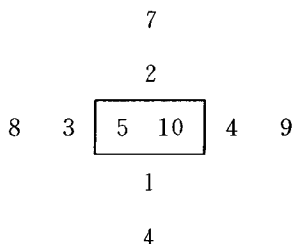
“你从这张图上看出什么没有?”

说实话,我对河图作过点儿研究,有一丁点儿体会,感受到其间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智慧种籽。但我不知道老先生是从哪个角度发问的,只好茫然摇了摇头。

“你注意一下河图的内圈,”吴先生加重了语气,微微抖动的食指指尖戳着河图内圈的四个数字一一数道:“三、一、四、二。这是什么?”

我把他手中的《易经》拿过来看了看,按反时针方向依次数内圈的数字,果真!

“三点一四一五九，如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三位，正是三点一四二。河图内圈所显示的正是圆周率呀！”吴先生说这话时，气喘咻咻，两眼放光，脸上的神采与其年龄颇不相称，显得年轻了一大截。



吴先生从河图的“三”开始数起，是错不了的。了解易学的读者当知道，古人将河图比喻为一年的数学模型，且带有方位观念。“三”那一端为东方春，按顺时针方向依次为南方夏、西方秋、北方冬。其内在的涵义这里就不说了。要说的是，如果按着春夏秋冬这一正常的次序数下来，内圈数字应该是三、二、四、一，而表示圆周率的三、一、四、二是逆时针数的结果。为什么按河图的反方向数会得出圆周率，这个问题我并没向吴先生提出来。没提的原因，是当时心里感到一阵悸动，圆周率在河图上出现，竟与我以前的一个猜测不谋而合。

不久前，我在写一部书稿时曾提出一个观点：河图是远古时的北斗星授时历的产物。那时的人把一个回归年划分为三十个十二天，在河图上，“东方”（图的左测）的八个黑圈是表示八个十二天。我国黄河流域的人，昏见北斗星斗柄指向东方的这八个十二天为春天，此即“东方春”之由来。至于八个黑圈以内的三个白圈，是八减去中央五的差（五行学说产生后，由于春季树木复甦，这个三就成了五行中的木的“数”）。依次类推

“南方”的七个白圈、“西方”的九个白圈以及“北方”的六个黑圈俱是此意。所谓东南西北四方，不过是先民在春夏秋冬四季昏见的北斗星斗柄指向，而非地球上的方位观念。当北斗星在古人的视运动中整整旋转了一周，地球也绕太阳走了一周，完成了一个回归年。由此不难想到，北斗星在视运动中的旋转一周，实际上是一年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圆圈，半径无疑就是斗柄的长度。这就说明了，在我国上古的北斗授时历中，已暗含了圆、圆周、圆半径等概念。因此，一个正确地反映天地相对运动的河图中出现了圆周率，是正常的。

不用说，这也是我们刚刚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我国古人偏偏在圆周率上取得“三连冠”？原因显然是由于我国有易学，以及派生出易学的河洛之学。河图和洛书一样，是显示天地间和谐以及均衡地相对运动的图形；它们既然连大系统的平衡都反映了，那么也必然会反映出基本子系统的平衡关系，象 0.618、3.142 等等，如果深入挖掘的话，还会从中翻出能表示系统守恒的其他常数。这条一泻千里，浩浩荡荡地继续了几十世纪的思想长江，既挟泥沙而下，又汇集了千百支流。在所注入的众多支流中，与数字有关的历法、节气、纪时体系，无疑是重要的一支。可以说，由于易文化的主流的壮观，它所溶汇的数字体系，也是饱蕴心智的。为说明这点，我们不妨再随手拈来几个事例。

另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就是“六十花甲子”。我国历史上盛行用干支来表示时间顺序。干，就是树干，支就是枝叶。我国古人以为天主宰一切，地从属于天，于是，天和干相连就叫做天干，地和支相连就叫做地支，两者结合就成为一个整体。早在殷商时期，古人用干支纪日，后来又用来纪月、纪年。最流行的还是干支纪年，一个周期为六十年，即所谓“六十花甲子”。六十花甲子的来由很有讲，系十二乘五所得，十二来源于

上古岁星纪年中的“十二次”，五则是五行的标志，也就是说，六十花甲子不仅是年头儿的大排行，而且暗含着宇宙背景能量的流转规律。但人们对这点总是若明若暗，自采用公历后，农历靠边站了，干支纪年也就没啥人搭理了。但规律这东西不饶人，它逼着你意识到它的存在。近年来，经物理、气象、地震方面的科学工作者的共同研究，发现了“气象、地象及天象中的准六十年周期现象”。自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气候异常现象。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规定，气象异常是以25年以上出现一次的事件为标准，气象破纪录事件是从一个气象峰值到另一个峰值的事件。根据这一标准，科学工作者统计了1972—1981年世界的气象异常事件，排出了下表。他们的结论是：59年周期很可能是气象破纪录事件的主要周期。

时间 (年)	国家或地区	灾情	破记录	峰—峰
1972	西非	旱情	1912年来	60年
	北冰洋	漂浮大冰山量	1912年来	60年
1974	苏联莫斯科	高温	六十年未有	60年
	瑞士山区	降雪、低温(9月)	1917年来	57年
	加纳	雨涝(6月)	1915年来	59年
1975	荷兰梯比尔特	高温(1月)	1921年来	54年
	美国布拉斯加州奥马哈	龙卷风(5月6日)	1913年来	62年
	日本纲走	大雪	五十六年未有	56年
1976	比利时	干旱(2—8月)	1921年来	55年
1977	美国圣克鲁斯河	洪水	1915年来	62年
	莫斯科河流域	酷暑	1919年来	58年
1978	英国伦敦	大风(7月)	1913年来	65年
	美国印第安纳州韦恩堡	水灾	六十五年未有	65年
	中国杭州	少雨(7月)	六十六年未有	66年
1980	约旦	洪水	六十年未有	60年
1981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	干旱	六十年未有	60年
	法国比利牛斯山脉	降雪(7月)	1922年来	59年

科学工作者还总结出了《我国气象历史记载中的灾害六

十年重复现象一览表》，由于表格太长，这里就不开列了，但该表中引自明崇祯七五年的《太仓州志》中的一句话应当注意，太仓地区江河及湖水泛滥，“要之六十年内所无，人知周一甲子而不知干支无一日之赢欠。”

北京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的学者对 1871—1976 年世界性气压和降雨量资料分析表明，亚太地区气候存在准六十年的周期。科学工作者对 1884—1974 年我国沿海附近的台风发生次数作了统计，曲线显示出准六十年的长周期振动。他们同时考察出，我国气温近二百年左右的双世纪周期，是由三次六十年左右的周期组成。对我国沿海地区近几百年间的风暴潮进行统计，相隔六十年及两倍的优势明显，其中台湾于 1721 年和 1781 年发生大潮灾，恰好相隔六十年，广东死亡人数最多的两个潮灾年为 1862 年和 1922 年，也恰好相隔六十年。公元 893—1976 年，全球因地震死亡十万人以上的事件有十三次，准六十年及其倍数的周期优势明显。对火山爆发、海啸、地磁等资料的分析也表明，存在六十年左右的周期。在天象方面，科学工作者从中日日食记录整理的古代地球自转资料中，找到六十年左右的周期；发现了有引力的混频结果总公倍数约为六十年；陨石陨落频度存在六十年和二百四十年周期；木星红斑的经度飘移，显示出两次完整的六十年周期；1749—1976 年太阳黑子相对数中存在五十九年周期。等等。

西方学者研究了中国哲学史后，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论点：在先秦诸子的显学中，没有出现“创世神话”，这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征。客观地说，“上帝创世说”的产生不全然是消极的，它等于是对宇宙秩序的认同，基督教神学家因苦参上帝存在的意义，在开辟唯心主义哲学和形而上学方面有独到的贡献。相较之下，中国上古的贤哲既不向超越的、外在的上帝观念致黑，又忽视了礼赞造物主的神学，颇有见绌的意味。为什

么中西方从哲学基础上就分道扬镳？简单的回答便是因为中国有《易经》，而《易经》容不得上帝，二者不可共存。早在先秦，我国古人便从《周易》的象数之学中意识到了万物运动所呈现的规律性，而这种规律性又清晰地表示在人世间，表现在人与大自然的交流之间，因此没有必要向超越的、外在的上帝观念致思，也不可能象基督教神学家那样苦参上帝存在的意义，更不可能认为是一种外来的神秘力量创造了他们自身。“神”就在人们相濡以沫的休养生息之间，从人与自然的交融中就可以感受到最终本质的存在。

但没有“创世神话”，不等于没有第一原因。华夏先民的高明之处在于承认宇宙间存在着第一原因，有造物主，但不是有形有质的人格化的上帝，而是与宇宙共生的原始能量。《易经》六十四卦所指出的是这种能量的运作状态，稍后的老子将其命名为“道”。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过长的开场白所提出的问题了。上帝是个数学家，而华夏的先民则是……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华夏先民中的贤哲是人类中头一批正确地破译了造物主用以治理万物的密码的人！宇宙的密码就是围绕《易经》六十四卦所产生的一系列数字。前文列举的数例盖源于此。

只有阐明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具体谈及术数和王立军的术数研究。所谓术数，按正规的解释是用阴阳五行的生克制论的数理来推断人事。实际上，它是易数实惠于人间时所形成的公式和参数。



# 第一章

---

---

仅仅收集现象是不够的，必须加上人类头脑的自由构想去触及物质的核心。

——爱因斯坦

## 一、本书主人公：老北京里的老派人

这两年来，我一直在写易学人物的书稿，同时自己琢磨一下《易经》。

《易经》大面儿上不难懂，其实里面的“扣”很多。所谓“扣”，就是易学应用上的节骨眼问题。别看现在出版的易学参考书很多，但或是作者自己也不大懂，或是作者认为不当谈开，从这些书上一般看不到这些节骨眼问题的答案，要想搞明白这类问题，非得找行家指点不可。当然，漫说行家不好找，即便七拐八绕地找到了，人家也不会上来就跟你托底，彼此之间非得有一种信任感，人家才能掂量着给你露点。旧时，易学应用这块可没有什么学堂，其承袭方式是师徒相授的。众所周知，为师者也不是一下子就把看家本事全捅给为徒者的。他们往往要拿一手，这一手就是“扣”。说起来也怪可惜的，易学里的很多好东西，就是因为高人们至死也没来得及吐出真东西而失传了。